C

C

秘籍网 www.miji8.com

永樂大典

卷八千二百六十八之八千二百六十九

十九庚

二百七十八

共二冊

纂修官莊 俠

乾隆三十八年 月 日發寫 謄錄

書十三 種計 十七 條

言以蔽鑑 韓元少集 一度三性異單言 敬齋說 卷六

哀世子高集 四冊 呂南公集 8 劉學高集

楊宏道集 邵律鑄集 芸州禮集 溫革錄

單夫集 秀雅堂性記

秘籍网 www.miji8.com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八

銘

克己銘

能改齋漫録 宋呂大臨與叔撰仲丞相弟也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内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悔。予且戰且来。勝私窒欲。昔爲寇讎。今爲臣僕。方其未克。窒我室廬。婦姑勃谿。安敢厭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痾痒疾痛。舉切其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東銘

宋張橫渠集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著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其出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一作引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不智孰甚焉。言行龜鑑 朱子曰。横渠力學絶人。尤勇於改過。獨謂於戲無非。一有則字

秘籍网

www.miji7.com
www.miji8.com
www.miji9.com

扫码关注公众号

扫码添加微信

:1575389080

:13175635983

十万册、武、易、道、医、奇
等各类江湖失传秘籍和功法

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於戲則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和靜先生書尹和靜所書東銘後韓元吉南澗集書尹和靜所書東銘後

手書東銘修水黃子餘所藏寓九江時筆也先生少喜字畫嘗因書碑同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曰是固無害第將為人役也自是不復書然暮年筆力猶健如此其教學者必先讀東銘後看西銘謂從寡過而入爾子餘其知之也展玩大息淳熙改元六月戊寅

西銘 宋張橫渠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一無其字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一作其孝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之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張南軒集跋西銘示宋伯潛人惟

BRITISH MUSEUM.

秘籍网 www.miji8.com

拘於形氣私勝而迷其所自生故西銘之作推明理之本一公天下而無物之不體然所謂分之殊者蓋森然具焉陳而不可亂此仁義之道所以立人之極也學者深潛力體而後知所以事天事親者其持循之要莫越於敬而已乾道八年七月己卯敬書以遺宋剛仲伯潛父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存其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以寄學生潘友端 尹和靜集 橫渠先生作此銘或疑同於墨曰西銘之爲書惟理以存義擴前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三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子一也愛無差等二本無分老幼及人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蔽私勝而迷無愛罪無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無用彼欲推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不亦異乎程子外書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而行之本爲用也反爲不及不亦異乎程子外書先生曰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楊龜山集寄伊

川先生書論西銘其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爾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也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此者然亦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未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爾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徽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無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其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爲如何楊龜山

語錄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云西銘魯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尹和靜言行錄說西銘橫渠先生初作西銘謂之訂頑伊川以爲太甚易名西銘或問西銘大意如何和靜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是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便是能盡

秘籍网 www.miji8.com

此道。朱子成書西銘。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迂愚。右書訂頑。尹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象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上徹下一以貫之旨。同日語哉。

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窮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

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

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倚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

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

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違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心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　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德。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蓋

秘籍网 www.miji8.com

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看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盡道中庸矣。伊川程子曰。孟子之後。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問西銘如何。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能充盡此否。曰。言如聖人言聖人事也。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此須史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鄰無他見識。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橫渠

和靜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朱子曰。西銘之書。橫渠所以示人至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

西銘之言。

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

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廢也。
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小。此理未嘗不同爾。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何須說耶。伊川嘗言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世大梁人。父涪州公。宰于官。諸孤幼不克歸。葬涪州公于鳳翔鄠縣橫渠鎮。因家焉。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祈州司法。遷丹州鹽巖縣令。為政以敦本善俗為先。遷著作郎渭州佥判。軍府之政。小大咨焉。並塞之民。嘗苦乏食。力言于帥。取軍儲數十萬救之。熙寧二年。以呂晦叔薦。被召入對。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除崇文院校書。既而與執政議新政不合。二年移疾居橫渠。著書訂禮。與弟子講行經界。十年以呂微仲薦。復召還館。除同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是冬謁告西歸。行次臨潼。卒。年五十八。葬涪州公墓南。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程純公以問司馬文正公。按先生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張舜民奏。張某。學際天人。誠通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固不窕通。蓋孟軻之流也。嘉定十四年。魏了翁奏乞賜謚。擬謚達。又擬誠。擬獻。皆不果。

秘籍网 www.miji8.com

定論明云。又按家語。孔子曰。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事親
哀公問篇亦云。西銘意與此合。明道程子曰。張子厚聞生皇子甚喜。見餓
莩者食便不美。此即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驟然動於中
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爲之也。又按西銘。皆用韻語。乾稱父坤稱
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
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
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
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
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
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
此身便是從天地來。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陽坤陰。
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
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
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朱子曰。西
銘大要在此兩句。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

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去處。則非塞矣。師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為之關紐。則下文言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吾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一書緊要。血脉盡在此兩句上。乾稱至中處是頭。同胞吾與便是簡項。下面便撒開說許多大居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同胞吾與說来。到得述事繼志。此志便是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要述得父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自是血脉。都事從其體其性兩句上說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塞者。日月之往来。寒暑之迭更。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問先生解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曰。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子說天地心也。向過雲谷山半遇雨。蔡季通諸人在焉。因各人解西銘此兩句。某

秘籍网 www.miji8.com

亦作兩句解。似說得着。迺連作全篇解。蓋其體其性有我去承當之意。一書之骨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其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生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斷。故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

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乾父坤母
母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
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
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
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
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朱子
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
譬之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者以繼禰之宗為
喻也于時保之子孝者也畏天以自保者猶其
敬親之至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畏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
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銘首論天地禹
極親切若言同胞吾與下便說着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
處在敬與恐懼能常敬而恐懼這箇道理自在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絶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
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無
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
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
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
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
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
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
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
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人都見得不悃
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善述天地之事矣
知如得倍地便生知得凭地便死知得倍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倍地進退消長盈虛與

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材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矣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矣朱子曰或問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問潁封人申

生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爾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爾六聖賢事是無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申生皆是變此在人事言着如此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自沈皆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也伯奇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事不知擾何書爲實自沈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妥故有陷又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妥而又何陷耶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着迹論也按家語曾子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慕烝不敢熟因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韓子原毀題云尹吉甫子無罪後母譖而見逐二書皆無自沈之說西銘取其順令云爾又按所舉六聖賢事雖只平說而玩其語勢辭意似不謂西銘自于時保之以下皆開兩端說朱子解亦然舜禹勞樂且不憂之

孝○樂天者也○顏封人申生伯奇○于時保之之孝○畏天者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嘉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會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而人物之生○血氣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也○

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無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哉

某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氏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者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荅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荅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乾道壬辰孟冬朔旦其書。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龜山楊氏上伊川先生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爾。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仁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無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謂此爾。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亦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無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兩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言之。先生以謂如何。伊川先生答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論甚正。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

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
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之殺。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無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無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為不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辟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且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謂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明德。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無愛。非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無愛。非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其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

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合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時昔着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所以施
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着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所以施
無事乎推者。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

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人。害人。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爾。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

朱子曰。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故方說出此一句。看來通體是理一分殊。逐句是理一分殊。一篇中錯綜此意。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又是有分別。乾稱坤稱。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也。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一身之父母。則其分安得而不殊哉。乾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坤則稱母。卻把乾坤作自家父母者。自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親疎。從此處便是理一分殊。等而下之。民與物不同。同胞與吾與不同。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不同。龜山正疑同胞吾與。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其間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以至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其次。曰無告。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正理。

張程二夫子始發明之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之舊嘗看此篇作旁通圖子分為二截上下推布亦甚分明問龜山說一篇言知其理一所以為義仁知其分殊所以為仁是體義是用否曰仁是流出来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及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息斬而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添出来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来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着界分便有許多分別橫渠用功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功要當如此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某自十四五時得程張二

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蓋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録云

無以信其必然也

天祺橫渠先生之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愠不形於色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勉勉矯揉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然有餘常自省小過美必語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觸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鷄鳴而起

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橫渠常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

吾有所不如其不自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極爲前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先生以道自任之意朱晦庵訓蒙絶句人因形異種移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自源頭明說下盡將父母屬乾坤度正善性

草堂書晦庵所釋西銘後　程子嘗謂韓退之原道之文非其胷中識見之高安能於千百載之下辭別是非斷然如此然其言止及於治天下之

道而未及乎性命之蘊其於本末猶有未備若張子之西銘則原道之宗也自今觀之漢魏晉以來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無有能言大學之道以覺當世者獨韓子於原道之篇凌正心誠意以為說是其所見固已超出乎諸儒之等夷矣然其所以為言則斷自正心誠意以下而不及夫所謂致知格物者何哉夫欲明大學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豈惟天下國家之理有所未盡反之吾身亦將有所不察此張子西銘之書所從以作也歟先生嘗謂正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人物之所資以為性其初讀西銘時便得此意其後因補葺之以釋西銘云先生之於西銘因張子之意而推明之精粗本末無不曲盡然此二年三月戊辰門人度正謹書朱晦庵文集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者之所當知也覽者更自求之嘉定六年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閒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茲爲媿懼爾然竊思之東西南北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

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之
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
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
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至於體用
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
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徹者理
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無
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
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
而後足耶若於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
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爲如何太極圖西銘
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録欲以請教未畢而明
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項以
舍胡覆冒之又一旦遽欲分剖曉析而
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
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
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蓋學者
聖門之教

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爾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嶽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變化氣質而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地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

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
林擇之　近見莆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氏別
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似初
行誤人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
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爲理言不爲
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
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
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
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
之同胞謂之物則非員以爲我之同
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
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
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爾此天地
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
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
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
林擇之　近見莆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氏別
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似初
行誤人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
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爲理言不爲
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
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
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
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
之同胞謂之物則非員以爲我之同
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
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
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爾此天地
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
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
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云。頃歲曾聞之於先生。其字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西銘承當時只是說稟受之意。渠記得不子細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二句前後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上句富貴貧賤之云例之。則亦不當字不得。恐當舊說誤矣。然以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又云西銘止以假奎非終身之學也。熹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来。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設。陸公之言爲非是。朱子經濟文衡論人物無資天地之說。

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幷之。切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其本說固欲如此也。

今詳来諭。猶以横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辭也。

論西銘首句之

義。荅陸子美。此段謂古之聖賢只要人明義理之實。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明。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貫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桎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始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論西銘宗子之說。荅林侍郎栗 黃中。此段推明宗子。爲適長之義。論西銘子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

其餘未假悉辯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爲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嫡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既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嫡長子予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尊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嫡長子而何此事他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倪首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

論西銘天地之塞

道夫此段謂五行五常感動之善西銘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自氣爾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金木水火土爾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隨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朱子語續録問西銘與國相與之類于時保之畏天不憂樂天賊賊于濟惡積惡化有迹帥總心性言與如橫渠解無施勞亦作弛豫如後漢書言天意未豫問

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先生云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慱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能常敬而

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無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而不言分殊則為墨氏無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為楊氏為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劉用之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夫民物等皆是理一而分殊且乾稱父坤稱母雖以乾坤為父母然與自家父母自有箇親疎這便是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自家父母自有箇親疎這便是理一而分殊看亦是但未深當截看如西銘勞頭來便是理一而分殊其理雖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物吾當與皆是如此楊龜山正疑此一着便以民吾同胞物吾當與皆是如此楊龜山正疑此一着便以民墨子無愛一般不知他同胞吾與重為近於墨氏之無愛不分別直是與一分殊若如公所說恁地分別恐勝得他也不多這處若不分別直是與一分殊亦只就事親處分否曰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也只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幼幼為理一

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是也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而分殊以乾為父以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其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宗子家之小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喻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為三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一理了只衮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亲禹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衮做一看這不是即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山疑其無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西銘解義云乾者健而無息之謂

坤者順而有常之謂問曰此便是陽動陰靜否先生曰此是
理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　聖人之
子之於父母　西銘龜山二書皆非終不識理一至於稱物平施亦說不
着易傳說是大抵西銘前三句便是綱要了得即句句上自有理一及分
殊後來已有一篇說了指其名者分之殊推其同者理之一方云西銘一
篇先生曰首三句卻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兩句恰似人做原題乃一
篇緊要處民吾同胞止無告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或
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且見有此兩篇文章或問西銘理一而
分殊曰今人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掇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
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
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以天地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
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論看便
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實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一篇之
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又云以人之自有父母言之則一家

之內有許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却是以天地爲一大父母與衆人厮共底也朱子語類道夫問尹彦明見程子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還如何曰也是教化自就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欲便把那書與之讀爾道夫曰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于己得此意還是以尹彦明見得大學西銘看他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闊道夫昨夜說尹彦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濚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好也有病蓋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彦明終竟後來工夫欠少了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者繞工夫不到普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彦明看得好想見煞著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麼或曰和靜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也不柰何說得話都不痛快所以難解經而通世務去曰只他做經筵不見得若使當難劇想見做不

者無如胡文定公然教他做經筵官又却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底心縱使你做得了將上去知得人君是看不看若朝夕在左右說豈不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這著書垂世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感動得人者如明道先生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自是感發人伊川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只經一人口說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有不相感動人或曰如與叔東坡門說話固是他門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只是這一樣說話只是自不同有說得感動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響令人感動者無如陸子靜可惜如伯恭都不會說話更不可曉只通寒暄也聽不得自是他聲音難曉子約尤甚 僩

程若庸增廣字訓性情 古今人物本本原原初無或異是曰理一分殊 理一而分殊

親疎貴賤賢愚厚薄萬有不齊是曰分殊 本程子論張子西銘理一事以理言分殊事以氣言親親之殺貴賤者尊賢之等智愚賢不肖以眷明粹駁之分言貧富壽夭以高下厚薄之分言貴賤貧富壽夭以高下厚薄之分言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

之方也。無別而無無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龜山曰。理一而分殊。猶盖字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等差爾。

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仁觀之。四肢百骸具于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納履。足不可以加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小大之分。親疎之等。至於什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無受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有我之私。又曰。言理一而分殊。則爲墨氏無愛。言分殊。則爲楊氏爲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厚齋曰。理一而分殊。猶木同一本。而枝葉自分也。理一而分殊。分不殊。不足爲如。

理一。宋黃勉齋集西銘說　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篇末。如人下棋未曉其說。丁卯夏。三衢舟中至顛連無告。

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
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塞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
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
弟黨與特有差等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
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
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
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宋道學名臣言行録楊時致伊川
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無愛伊川答之曰橫渠之言
在正蒙西銘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
之比哉西銘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無愛以至於無
仁無分之罪無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間而失
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
謂不及不亦異乎

問龜山語録曰西銘理一為仁分殊為義曰仁只是
流出来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
當做處問無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
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

西銘理

一而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並朱語問西銘只是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爾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蒙令截斷橫看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癃殘疾皆如兄弟顛連而無告乃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安其天方始謂之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月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自天地之帥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當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或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橫截斷底道理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則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

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西銘一篇正在天地塞吾其體天地帥吾其性兩句。乾爲父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則非塞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　問天地之塞如何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措辭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上徹下都即事一箇氣。朱子語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西銘近日嘗讀理一分殊之指竊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爲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茲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竊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朱子曰熹既爲西銘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伊川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一書之說伊川蓋亦未許也。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

惡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明道曰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乎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西銘原道之宗祖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觀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庸之理也能求之語言之外者也又論弘發曰西銘言弘之道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晦庵先生朱熹淳熙十五年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敬齋泛說張子厚以戲言戲動自誣誣人長惡遂非莫斯為愚作銘戒之目曰砭愚以父天母地民吾同胞忍為殘賊莫斯為禎作銘戒之目曰剋核之太至乃改砭愚曰東銘訂禎曰西銘是固以長者之心出長者之辭名長者之名也亦豈知人之狀萬殊而人之情又萬萬之殊乎故賢者以賢治人終不若以君子以情用以人治人者乃小人以刑用也二銘以賢治人高矣遠矣其辭婉矣柰之何賢者百千也耶吾若與張子並世必語之曰盍從其初惜吾之生也後

張橫浦生先集西銘統論

余觀西銘大意以謂

人桔於形體而不知我乃天地之子下與動植同生上與聖賢同氣要當窮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盡爲天地之道又當惡旨酒育英材以爲持己接人之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遇困苦遭患難當如舜如申生如曾參如伯奇以聽天地之成我存則順天地沒則安天地乃爲大孝之子爾嗚呼豈淺學小識所能見此哉學者當自重焉

銘解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坤之子與人物混然處于中間者也

天地之帥吾其性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吾父坤吾母

吾乃乾

故天地之間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獸昆蟲皆吾之體不止於視聽言貌思凡天地之間著動作若流峙若生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之性也

吾之性不止於視聽言貌思凡天地之間著動作若生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體也

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者吾黨與也

大君謂人主吾爲天地之子人主主天地之家相也大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宗子之家事是尊

大君吾父母宗子吾大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高年先我生於天地間者有若吾兄吾能尊之是長天地之長也

慈幼

幼孤所以幼其幼

孤兒弱子後吾生於天地間者也

有若吾弟吾能慈之是幼天地
天地之德者也賢人特天地之
弟顛連而無告者也　疲癃老病也殘疾廢疾也孤獨鰥寡老而無子者
幼而無父者老而無夫者無妻者皆天民之窮者也煢煢無告者與吾
同生於天地其困苦如此是乃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畏天
肆焉是予之敬者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不憂此天地純孝之子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
其親者故謂之悖德害天地之命雖患難而
惟肖者也　世濟其惡是天地
不才之子踐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視聽思
之形為恭從聰明睿之用是克
則善繼其志　天地之事不過乎化天地之志不過乎神故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
心養性為匪懈　心性即天地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崇伯
子禹也禹惡旨酒酒能亂德今惡旨酒

乃顧天地父母之養者也　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穎考叔之於莊公之孝心令我育天地之英才則是以孝心與其類也

不弛勞而底豫弛勞而致父母之悅豫其事父母之孝大有功於明教吾能在困苦中竭力為善以致天地之喜是乃舜之功也　舜祗載見瞽叟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是舜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生不明乎道乃以死為恭而成父之惡不可為訓者也橫渠之意以謂遭遇讒邪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也　順其受而不以父母遺體處於不正者也吾今能處天地之大夫之簀是順其受而不以患難易其節是於天地有曾參之孝也　曾子之疾病而易歸全者參乎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為恭而成父之惡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生不明乎道乃以死為恭而成父之惡不可為訓者也橫渠之意以謂遭遇讒邪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也　順其受而不以父母遺體處於不正者也吾今能處天地之大夫之簀是順其受而不以患難易其節是於天地有曾參之孝也　曾子之疾病而易歸全者參乎

奇也　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吉甫惑於後妻虐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棁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人當患難之際順而受之無怨尤於天地是乃若伯奇之孝也　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　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貴福澤是天地厚吾之生也　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是天地愛汝欲厚吾之生也　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吾死則安於其心志而不亂是乃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天地而爲天地至孝之子焉之學淑其寓鄉之士友志不果就而沒制幹君於苦堊中不暇他及亟建堂于墓左以紹先志詹區區遠来方漬絮以吊公墓而制幹君爲設講席屬友朋俾誦所聞於斯堂以發其端辭而不獲謹取西銘一篇述其大旨以塞嘉命云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西銘一書規撫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旨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之間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地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于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予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

大臣者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為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為兄弟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為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蓋受父母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則事天者豈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為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夫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為顧養以此及人則為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為底豫為歸

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制斡君作堂以紹先志而因取友以輔其仁繼志述事存心養性二者蓋無得之矣故愚敢述此以爲勉而併以諗同志云

良淳按鶴林先生即前吳公泳以蜀人寓居德清制斡君名磐

集西銘之書以無親親之殺

分劉炎邇言西銘以天地爲父母聖人事也人能以父母事天地爲天地約而求之仁亦不可勝用矣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而況於人乎而況於物乎陳亮龍川集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之殊墨氏之蔽私勝

無別而迷羞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未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異也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爲言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云爾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好人能惡人直應之云爾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爲幻化未爲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默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鼻口肢體脉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而體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爲書也乾爲父坤爲母寔天地者吾之體吾之性也民爲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大君爲宗子而大臣則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親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闕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爲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其所以爲理一也至於此

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
胖樂天也寧親也違者自絶也害仁者自喪也濟惡者自暴也惟踐形者
爲能盡其道也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
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爲無忝矣自強不息可以爲
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足爲法不通而無
所自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則不
失其所從達以自修存以自盡沒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
存無毫釐之不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鳶飛魚躍卓然不可揜於
勿亡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
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侯氏靜一迂言張子西
銘說　侯氏曰唐虞三代聖人道統正派至孔孟沒不得其傳濂溪周子
二程夫子實接不傳之統二程之後便到橫渠張載蓋以西銘垂訓于世明
道曰西銘原道之宗祖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
見此書者多言語朱子曰自讀張子書四十餘年但覺義之深指之遠信
乎孟子以来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無以信其必然也夫朱子命世
之大儒也註解西銘止書喜學其尊信此書之徵意可知愚伏讀之始實

先尊縉山先生之手澤宋儒呂大臨張九成朱熹氏之解比歲先師李舟軒昌道復以西山後人蔡模演說命愚録誦已上諸儒總爲一篇似涉易覽今掇冗之蝦纂附成書合而玩之發明奥微庶幾方寸之虚而有一得之說其去先生任道之本指未遠也元儒王奎文曰是宜冠四書之上先讀西銘方讀大學次及語孟中庸即胡宏所謂周子通書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流行乎天下之論同也奥然謂東西二銘與曾子合也洽謂西銘主愛根乎仁東銘主敬根乎禮至於動靜交相養一也元牟巘之陵陽集俞好問摘西銘玉成二字揭之座右俾其子若孫因名思義克遂有成天地之心主於萬物是爲福澤德慧術智是爲疢疾曾益所能空之其身於維此意未或不仁父母於子豈不愛厥既愛之曷驕以敗思之過甚如飽則傷所以古人貧賤憂戚教必義方旨哉西銘造化全體維好問甫以訓其子他山之物有相假始就厥功彼粗而厲此溫而密宛其成矣錯落圭璧如琢如磨君子自修既恂且栗鑱發孔周匪玉其美伊石其力匪石其生成之德源流至論愚嘗敬誦明道之訓矣曰西銘之書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

不於此則不爲仁不爲孝矣 語錄 吁精矣哉橫渠之道也至矣哉明道之訓也夫西銘一書理義奧闡發前聖未發之蘊啓人心未啓之機眞可與天地同其體渾渾乎無所不及範圍不可得而過形器不可得而繫 博士 西銘贊曰 伊川一見不以性善養氣者稱則以原道宗祖者言明道一見不以達得天德者語則以極醇無雜者論然究其旨要大抵切切於仁孝之道且乾稱父坤稱母此西銘之純乎孝矣舜之底豫而遂疑其駭不知橫渠之意非謂舜之孝果與申生同也特以明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命爾夫何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西銘之純乎仁 見上 人而有見於此則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仁人之事畢矣或謂孟子親親仁民自有次第而乃合而歸諸大君之長幼而遂惑其泛不知橫渠之意非謂大君之心果愛無差等也特以示聖人之心一視而同仁而能稱物以平施爾夫何惑學者尚能志其所志學其所學澡身浴德之地齋心克己之時力於此焉而求之則孔孟之道可傳曾顏之學可企而橫渠之望於後人者亦無負矣嗚呼知西銘者固以西銘之言爲當病西銘者復以西銘之言爲過今觀龜

山之言有曰言體而不及用曰有事施而無稱物此猶可也見上餘
何人而亦非之劉安節何人而亦議之甲可乙否互相矛盾吁橫渠其果
可疑乎如其果爾則二程何信之篤也如彼如曰不然何二三子復疑之
深也如此哉疑之者是則信之者非信之者非二者必有一
焉曰皆是也信之者所以知之疑之者所以求知之信之者固無疑矣
而疑之者亦豈終於疑哉吾亦見其不能不終歸於信而已矣鮑若雨
嘗疑也及聞伊川管窺天之喻則幡然而改語錄劉安節向嘗疑也及聞
伊川造道有得之言則頓然而覺同上楊龜山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理一
分殊一語則倏然風飛判然冰釋矣又何疑焉見上愚故曰終歸於信而
已矣嗟夫人疑天易爲考數之書得陳瑩中之言而悟世疑太極圖加
無極之妄得晦翁之言而釋見太易圖條然則西銘一書所以信於人心
信於天下後世者幸有二程先生遺訓在四書章圖總要朱子曰西銘理
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蓋仁是泛然無愛處義
是截然分別處故天地化生萬物則爲理一然乾稱父坤稱母其分
不殊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其理未嘗不一然民稱同胞物稱吾與
未嘗不殊與夫合天地之人則其分親其理未當不一然至於大君

家相長幼聖賢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其後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理一處便有無愛之仁分殊處便有截然之義不然愛無差等墨氏之仁爾豈足以論西銘之大旨哉　右所列西銘之圖專以理一分殊者言也朱子又云西銘綱領渾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二句蓋又主以理氣為說者也沈敬齋先生遂衍其義有曰自貴賤尊卑之等而言之則屬於天地之塞以氣言也而同一根源則未嘗無理一者存不可以其二而不差其分之殊此推行之仁也自聖賢善惡之別而言之則屬於天地之帥以理言也而未嘗無分殊者在不可以其殊而不歸乎理別則仁之推行者施於人而有別矣雖然氣在性分可得而變是也氣在命分不可得而變富貴脩短是也惡者酒以克己育英才以輔仁所以求變其在性分者勞佚生死不二其所之富貴貧賤一安其所遇所以不變其在命分者惟其付命於天者輕則其責成於己者重所以存又參以理氣差別之說則西銘旨義庶乎其盡得之矣

倂述其說于左初學之士詳玩其所以為理一分殊之旨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九 十九庚

銘

帝賜二銘

舊唐書馬燧傳燧平河中詔遷光禄大夫兼侍中還太原德宗賜燧銘序曰朕每覽上古之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鑒誡或諷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迨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多所規諫聊為君臣用荅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固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既非工義又非備垂諸来裔良所恧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文武厥邦之臣歟宸宸銘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慾交馳利害糺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云云目不備覩耳難徧聞覩之聞之矧又非真事失其源道遠莫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惟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從爾僞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

無求備事多總集衆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爲目斯明以天下之心爲謀我謀則智求賢惟亟誠順肯苟容亦察其情仵去奸諛全度忠貞先人立言爲代作程諤諤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亡曷云其輕承天予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祇畏馭朽爲戒納隍爲志神精害盈天匪僭四海爲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階罔飭露臺罷搆遠奇技淫巧放珍禽惟獸敬茲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亦隨慢易厥初悔命可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己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爲靡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厲階斯起垂旒蔽聰黈纊塞耳含弘光大是亦其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圖寘戎荐興德化未孚大業競競其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典謨作誡斯言實于座隅

台衡銘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翰爲衡爲鈞如耳目應事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以道獻替未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惟陶唐乃聞疇咨仄陋明敭洎乎有虞二八騰芳爰迨伊尹相于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謀無

不臧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既興蕭曹亦彰烈烈我祖
群兇砥平四方惟衛及英啓闢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
昂昂偉茲衆才爲棟爲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
主之得失咨于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伯入作
闕衮斯補維德是倚維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傳說
任之不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何讎追惟哲主必賴
暗于理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講茲艱屯夙夜祗慄翊我
内熙庶績外總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墜境巨艦
扶危持顛予嘉爾誠爾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恥自昔
功藏罔彝道冠經史毋俾伊傳克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
乃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直徽猷閣張行
帝爲題額其崇寵如此

心亨銘

嘉定州臨邛記

成心亨銘　臨昂

以書来云近闢一小室爲公餘寓身之所因榜曰心亨願
處險矣然古聖賢濟險必有其道愚不肖何足以知此願
左以爲朝夕之戒庶幾求小得而不至於坎窞惟不以晚
誘竊謂邛之爲郡昔有四利今成四害曰茶曰鹽曰酒曰
鐵惟茲四者他

郡或有其一或有其二吾邛獨全昔以爲利民競富豪今以爲害民皆貧薄公私窘急上下困弊前者三月之變正坐乎此太守之來適丁斯時可謂處險矣鄰室出險之理在爻為適時之人故無出險之辭何以言之坎之為義在卦為當時之事故有兩爻在二則曰心亨得濟險之道也求小得孔子以為未出中在五則曰坎不盈孔子以為中未大是也在卦則維心亨孔子以為剛中行有尚孔子以為剛中不剛而能濟剛中者誠實之謂也金石可貫水火可蹈夫天下事未有中不立哉山下出泉推而放諸四海天地可動況其他乎以此有行何功之不成行成書

嘯隱銘

宋北磵禪師集

自娛飲水艹飠蔬是謂立天下之正位艹居天下之廣居

主靜銘

宋周濂溪集 附書院主靜銘曰

至靜而清洞之則亂清奚從生人之為稟二五精厥初本靜天性清明形生神發感物為情紛綸交錯善惡已萌君子修之敬立德成中正仁義

存養益宏靜虛明通不外一誠動主乎靜體立用行謹動銘 周濂溪集附錄篇載謹動銘吉凶悔吝自動而出惡居其三善止於一必純乎天去妄之失無妄則誠渾然至質幾微弗審易爲邪汨物欲橫流正道日窒君子謹之檢身自律仁義禮智真理融溢動直公溥不離一實用和曰德動罔不吉 三住銘 江西志唐施肩吾字希聖江州人工詩文舉進士第不調官入廬山遇呂洞賓授金丹之妙著三住銘三住者謂氣住神住形住也 目省銘 宋陳藻樂軒集欲親雁親親乃離實戕我身凡百違意戒毋恚嗔天予和戎況吾庶人知斯二者佛寶儒珍勝於問藥矧謬祠神 無咎銘 宋袁蒙齋集無咎銘贈楊廷潤并序慈湖先生作無咎古篆授廷潤廷潤屬某發揮斯義某惟易之言無咎多矣而尤於大過初六一爻藉用白茅之辭深有味焉吾夫子繫之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貴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嗚呼人稟天地精粹之氣此心至靈固未嘗有咎處大過之時以柔居下順也藉用白茅謹也居下體之初柔順之德而也入孝出弟謹言篤行無所苟焉本心純明六通四達咎何自生哉初六

盡敬謹之心謹則無所苟無所苟則無所失故初六無咎非於本心之外有所增益也能勿苟而已矣錯諸地而可是苟也藉之用茅是不苟也若曰如是亦已足矣而吾不敢安焉非不苟者能之乎戰戰兢兢常清常明無所偏黨無所係累無所愧怍無所凝滯六合雖廣近在咫尺一身雖眇範圍天地故曰非能有所增益也能勿苟而已矣苟之病去何失之有既無所失何咎之有故不必求得也無失即為得不必求善也聖人垂訓豈不昭如日星哉其寫至於此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遂從而為之銘曰

所疑天地在斯四時在斯萬物在斯古今来在斯聖人與我在斯衣斯服斯飲斯食斯不悟轍敝千岐一日洞然了無匪思柔體居下茅以藉之謹敬若此朝夕弗違萬善自爾生百志自爾熙輝光自爾著德性自爾彌其變無方其樂無涯以是為無咎之銘非支非離

宋洪适盤洲集

愚軒銘 名非

山烏可以移我志不轂佛

文庵銘

癡者見之之謂癡愚者見之之謂愚不莫知人癡孰治之癡不可為我禪不滅用智蠹心巧不如拙

癡室銘 自癡

室以癡其癡則愚入文庵而趑趄上並係洪适撰

達原齋銘

宋袁蒙齋集

泉始達流消消泉有自道執先滿宇宙無非原日用間井井然問禮樂吾何言止

善齋銘

無山艮艮其背何所止善之至靜乎是動乎是既曰動曷謂止聽綿蠻會斯意存誠齋銘

養正齋銘

誠本存貴存存不可睹不可聞可睹聞皆乾坤邪既閑純乎純每閑邪禮是門

止堂情話室銘

宋王初始生命曰蒙赤子心天心通本自正養何功養乃固生不窮非助長常融融已上並係蒙齋集四齋銘

十朋梅溪集

南浦陳臺卿取大學之義以名堂採陶淵明之賦以名室命梅溪王某銘之銘曰金玉滿堂不以名堂彼外物兮非可常大學之道在於知止予以銘堂端有旨止匪易知匪難知反求諸身非遠而正予心兮誠子意定應不離方寸地

右止堂銘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況於親戚又情之最親戚之話尚不情將為乎用其情獨不見夫無話不情非情不話顏淳之情意均此話於疎外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為悅也尤大

右情話室銘

東齋六銘

宋呂南公灌園集

銘并序

其来樅陽樅陽之

大夫埽齋於聽事之東以館之目給之食又借之書以養焉齋之東北有室室縱二筵橫半之某居其中偃然與大厦也室有窻窻之右有戶戶外之左有方池方池之前周而限之者土垣土垣之外林之老高流之蠻縈蕭然瀺然嫵巖野者某時厭坐則挽舊編循池依垣以步耳目垣外之虛曠亦自冥跡以圖附其說至於沽腷事膺苟警也某曰銘之作吾不恐效昔人捕影踪也少紆之爲窻戶方池垣四銘又爲書篋酒壺銘皆以自耀文筆者吾又免之若然斯六銘其可無以紆發有隙勿啓資爾天日保爾虛室樸而櫺素而幪不流于華不蕩乎空映書晛文邇乎曉昏爾明可尊戶銘 闔闢勿情爲乎得汝由而非罪疾也者非戶之祥也耶方池銘 池如之何去流取定方如之何去圓取正胡觖不盈有岸斯廣胡觴不竭有源斯養維風及雨或激其平爾龜爾魚勿汚其清事常感人人感或救勒銘池傍易言爾奚厲斯咨爾垣勿穿其安其支書囊銘 豈無弊囊傷於束勒亦有高架塵蠹侵食徛斯篋兮方而有容不華於外以垣其

中行可以携坐可以隱君子之器用無不順容不在多貴於能達蓄不在
固利於頻發不發不達伊箑之贈愁以喜貧而
居中立亦不倚能分能立其象君子杖頭之錢方外之
賓交掐世逸莞攝天真作熙作淳資汝蒸人何千萬春

宋呂南公灌園集

奉紫囊銘

余年相鄉之明年當有司請貢士之春同居爭治舉場
事業時以率余余不得免也稍强為之寘囊壁間以積其
腹為銘以自悲其詞云孰干我才以亂吾學董冗掎麗成此脆惡豈不
有效腰金曳朱豈不誤事飢腸白鬢容爾囊空蓄我窮歟聚吾通乎

尺銘

始以功利終以功鈍彼棄彼收在我
無悶吁是可是可無情不得不為烏乎孰賊汝材使
天下之短長資汝然後知汝雖序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自大道既隱純樸已散雖堯舜之
世猶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然則聽獄之際聖人專以敬慎而哀矜者
豈以民陷非僻之習冒金木之訊上之人亦有罪焉三代已還教民無黨

鞠城等銘

表

衢州府宜春志

李

冲元鞠城等銘并

厓遂序之法養民無井田夫家之制飢寒困苦逼於垂死之地而又於先王忠信孝弟以挾書永嘆思致主於三代之隆者其說有在是也冲元不敏而復迂僻鄙陋不通世故承乏決曹掾雖小官賤吏而實民命之所懸愧無皐陶種德之實而憂不能致孔子使無訟之道故因脩治圄圉既成廼爲鞫城銘凡十一篇置於座右以自勵云　鞫城銘　畫地不入刻木不對敢或爲此底民于罪使死灰而復然匪予心之所畏回也盜飯參乎殺人唯穀騶而養虎未知焉得仁　孟銘　曩也挈彼則入此固將食汝予德以飽汝今也數粒以食汝予德以鮑汝今也數粒以食汝予爲黍則勤而德則弗新予一食而九覆俎思平反以穀汝　門銘　仁汝宅也汝奚不居禮汝門也汝安可踰既出彼則入此固將食汝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將曰繄誰之辜予恐爲董子百仞之深淵亦不斷于公駟馬之高車　枷銘　爾肩雖重肩爾之肩　杖銘　胜自杖也而後可以杖人無倚榜掠而曰吾能得其真弱者捍楚而獲信答孰于鼱鼱乎予身　梏銘　與其梏罪人之手也毋若梏吏之手宵人之滋君子之醜　桎銘　爾之舉足不敢忘其親盍昧爾履爲

有表端而影跋。紲銘　聽訟者欲其如繩之直。不欲其如繩之急。嗚呼。莫紐於好出而惡入。莫弛於吏縱而弗戢。莫酷於繫禁雖糾固而何及　杜銘　福生有基。絶惡者於其徵。兩兵鬬於桑女救人起於揚灰。杓則弗戒而悼絶者之不屬。猶不稼而閔飢。衣銘　嗚呼。教之不勤。俾爾殘義而賊仁。余不能與物為春。徒俾爾不寒而温。已上俱衆州府宜春志。周孚鉉刀編跋鞠城諸銘　右鞠城諸銘十有一。余讀之嘈然曰。此難禪閣之義疏而題萍鄉壁文之別録也。世以块曹為冗官而憚為之。自漢之儒者唱此說。世以块曹為冗官而士大夫能脫此弊者亦鮮矣。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儔退之尚云爾也。況其他乎。夫憚其為而強使為之。則視成於薄書之間。倚辦於胥吏之手。無足怍也。雖不以酷得名。而其患與苛刻者同科。余方學為政。焉比銘之言皆吾當書諸紳者。陳翁以此相示。三復之餘。敬書其末。乾道丁亥十一月下澣日。宋楊誠齋集跋喻子才為汪養昇四世孫。並登科隱舒城龍眠山里人。李冲元字元祐。三年亦登第。典獄宜春。作鞠城碑喻題若著。同時汪規。異時遺珪。一日三師。纍其庶幾。周益公大全集李公麟字伯時。堂弟棠字德素。南唐李先主

城等十一銘其賢可知汪公洎字養源被遇孝宗歷左司諫中書舍人蓋吏部尚書諱應辰字聖錫之兄嘗爲吉掾喻公子材爲書此銘五十三年矣子材即聖錫婦翁諱樗紹興初擢館職後宰慷寧避時相挂其冠晚起爲郎久之再致仕今其孫珪来爲酒官蕪行掾事參前手澤服膺法戒矜式賢範謂予昔與乃祖及汪氏兄弟俱厚善請題下方詳記以告来者嘉泰辛酉四月丙午

城銘

國朝孫作蒼

螺集城銘

崇墉桓桓矢入而躍鉤援臨衝談笑引郤保汝父子樂爾室家姻族鄉黨翁然無譁大開棘門宛如兒戲竊入趙壁立漢赤幟城何足恃三軍之帥實執其機不爲鷄口甘爲牛後雖有堅壁亦莫余守人心之發其隙甚微一有弗慎寇隨以滋六鑿搶攘頃刻交判我作城銘守不可緩

簷隙銘

宋北磵禪師集簷隙銘　顧余寂古屋老不支塗堁剥息於斯非疇酢事物於外亦必於斯安斯隘隘吾舒善斯獨非吾所謂道正斯立昌吾居乎

宋劉學易先生集題古器物銘贈德父無簡諸友　往者李龍眠監河國城崖家多古時器羅列供客玩爵觚屢飲我鳥萬貯肴膳到今呂侯書一

展如對面邇来三十載復向趙鄉見收藏又何富模寫槧周餘嗜到兩漢銘識文字祖曾玄成籀篆頗通蒼雅學不畏魚魯眩遂將傳琬琰索我序且讚我衰心力薄游不出里閈孔懷忘年闊異州縣深慙千里駕請畢十日燕諸賢共留連更賴三友契語椽

銘

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少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端平初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閣

夷堅續志王參政伯大號留耕嘗作四留銘於座右云留有餘不盡之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貼于壁題曰雲霧四起霞光照耀失其書所在

六字銘

温革瓊碎録監當官六字銘謹出納嚴蓋藏

十銘

鶴林玉露十銘業成而難其敗或易競競保之常恐失墜

宋光宗即位謝良齋為文昌進十銘云

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

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物

大權以妄爲忌貪吏雲民戒石莫聽奬廉以激捷於號令幽遠難知日訪日問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欵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奸回詖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動爲戎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扆箴十二

宇銘 宋楊弘道集

戲言辟損友蹇禍源

銘 宋鄒道鄉先生集二銘一莫

釣磯一下鷗臺予偶於江濱亂石中得二勝處殆天作而地藏之以見遺也其一曰下鷗臺旣命名已又刻銘於其上焉

知樂仁壽二銘 宋袁蒙齋集

非妙毅水柯山之勝聞天下作知樂仁壽二銘動無何樂蓋樂乎是試觀諸水日夜周流莫見終始此不可見寂然而已知者發育無邊靜乃如此妙不可傳仁者默識以永天年右知樂銘

平遠銘 元耶律鑄集

銘鏡應物以道不有私於物可謂體其道之大者也故作斯銘

小景平遠銘 并序 宋吳則禮北湖居士集

簟石遠過時輩且嘗自以詩題其小景云平生立墅意淡

酒鏡 元耶律鑄集

以德醇鏡之道明酒接物

小景 曹申甫作平遠

墨寫江南。真韻勝不凡者。北湖居士跋之以銘。五鼎吾知其不能榮。五斗吾知其莫能辱。而一立一蛰天所以韻其胷中者。顧以遺世而超俗。

秦坑銘

元吳萊集唯巖之震。自任不儒。彼哉坑者。曰焚我書。書日以壞。巖日以跌。竹帛煙起。干戈流血。邈以上古。無書可徵。所徵者何。刻木結繩。神羲繼天。肇造書契。智如倉頡。文字轉熾。啓我混沌。闔陽闔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孰墳而三。孰典而五。素王不作。萬世一瞽。徵言如綫。橫議溢鄙。釣釽祈亂。不樸益煩。出王入霸。儒墨相駁。徒兩棄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動相詆譏。收合遺燼。顛倒是非。汝淦汝寒。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愚黔首。有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銘巖氏。我將適從。

巡狩銘

孔叢子古天子巡狩篇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見義鄰國以輔文武子猶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

皋銘

新唐書藝文傳李華觸禍銜悔。及爲元德秀權皋銘。四皓贊

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

襄樊銘 宋李曾伯集擬襄樊銘 大宋淳祐

制置司李曾伯奉天子命。調統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于峴。銘曰。壯哉峴。春南北。襟緊墉壑。幾陵谷。乾能夫。剥斯復。

秦權銘 顏氏家訓 蜀有秦權二銘。

千萬年。屏吾國。

顏氏之異。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

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

顏氏亦言四十字。而今本有四十一字。蓋誤以廿字爲二十字。明壹之。顏氏作壹明之。義未安。當從篆文。則古字。謝本音制非。

壹古壹字。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凡六十字。顏氏稱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皆有刻辭焉。顏氏無有字。而刻辭不稱。顏氏誤以而字作所字。其於久遠也。顏氏誤以世字作丗字。說文丗注云秦刻石丗字。其於久遠也。字。權銘正

作芒字。刻此詔故刻左。顏氏缺故刻二字。而云一字磨滅。恐顏氏所見秦權自有異同。故仍從顏氏。若而字也字。則真誤矣。故改焉。

再見秦字

枕杖二銘 唐羅袞枕杖銘 并序

黃帝作巾几之賤士不忘君遺闕也。袞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爲之銘。亦古者以扶之國之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杖。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昭成。敗而防危。賢以圖之。

巾几銘 羅泌路史 黃帝後紀

巾几之賤。士不忘君。毋侮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義。

漢侯鉦銘 寶刻叢編

年。蓋王莽以始建國冠所改年號。紹興初。金州耕者耕得之。太守郭浩致于宣撫司。後以進御府。

侯鉦四十二字。闕二字。王莽地皇二年所作。紹興中出於金州。今在毗陵胡承公家。漢器如館陶釜甘泉內者鐙之類。雖非彝鼎。體獨此器有波畫字尤清勁。與漢末筆法無異。孰謂西都隸字皆古拙乎。

銘 高似孫緯略

李尤安哉令名。甘旨是盛。珽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鳴。此不知何器。別無所著見。是陶器也。

安哉

洗銘

古今事通 吳莊漁人得二大洗以歸章氏予銘曰金芳英水芳清器芳貞人芳聲 又 周樞得三足洗於清化銘曰尚古維人範模首制伊谷可陵厥用罔暨

瑞魚銘

唐張曲江集 賀衢州進古銅器表云伏見衢州所進瑞魚銘等神物瓌音魁奇形製純古魚爲龍象既彰受命之元銘作龜文更表錫年之永河圖舊事無以加之

石雲板銘

宋北磵禪師集 彰教寺石雲板銘 兩朵雲峙中可貫考之清越而渾圜刻詩五十六字曰莫翁題不書姓名寺無耆宿可訪訪諸野曰建炎初雲居隆藏主来住此山過湖口得於民或曰徐氏舊物二說未知孰是寺蓋李氏有國時徐魏惠王墓田王温第六子名知證字義明距寺七里有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所撰碑太廟令王崧所書屹立驛路傍元祐元年龍圖學士蔣之奇制置江淮荆湖時所作碑陰則在寺物之隱顯固有數嘉其瘖而後震銘曰切堅兮采英剪雲兮審厥聲聲聞于人人惟聞聞寂寥兮歸根塵消不瘢

物初銘

北磵禪師集 物初賦形在縣兮嫌簡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至道無難惟

記 三祖信心銘

觀書記 寸田鏡空蕩然十

秀雅堂胜銘

虛雲沈翳消其應無外道之所在而已夫道未始有物物亦惡乎有夫道之所載惟物之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萬生絲綸汩乎吾前莫不了厥端緒於毫忽未兆弗祈先物而物莫我先吾固曰道之其說銘曰混且敳絲以綸曰無帶何從生生無從去冥際動中滅靜中起徼退思與却顧當云何洞化毋全者天天地先觀物初如是觀

竺源銘

竺源銘 曇藏主 一滴曹溪發於中天迤邐於江西一十八灘餘波瀰瀰襄陵懷山窒何有於濫觴障何有於瀾雲何心乎故岑水何心乎舊岡九河奔湍渺然毛端吾故曰統之有宗會之有元

勝叟銘

勝叟銘 潼川定首坐 目定曰勝取人衆勝天之勝為之張本則謂之曰蒼蒼而穹者天也無聲無臭品彙以亨四時以成亨之以誠應如谷神綿綿蚩蚩其類寔繁汩序亂常天紀妄干朝春晰秋曹雜喧歊嘐息弗停擬萬竅號氣華侯變金行既肅族類竄匿慤然皆瘖跡絕景消泯默至死天籟常鳴無從聞聞於戲天乎不戰而勝凡所以賀戰勝者冠蓋相望雖愚夫愚婦知之天而不之人吾故曰天不可勝而未嘗不定則又諗諸其衆曰天何言哉

明無礙銘

明無礙 吾弧雲權之子以諸父事余與朴翁兄鈺朴翁稱之曰

無礙屬余着語後十九年始克為之銘銘曰毫忽不透物則礙膺消伏膺以懲惟其奉奉此病始大夫何能然礙獨在睦空昤虛欲萬籟瘖只益自勞直寸枉尋地窄天適

無盡銘

無盡銘 潼川藏知客典

吾賓者曰藏虓無盡為之銘曰洋然物之銘銘曰靈覺性太空同受十虛無垠均量齊壽凡厥有生天地共盡既著復刖身椰子許拘窘跋倦必逢原此外無地

仲舉銘

仲舉之惟仲山甫古往可復仲也豈無睎顏之人亦顏之徒已

六悔銘

悔德侍者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孰能擧德倚者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孰能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此真寡悔之大法宜以為終身之用

萬佛影銘

廣弘明集佛影今在西那伽訶羅國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從經道去此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涓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其心尒乃

恩沾九澤之惠三復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光影彌暉群品熙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己罔識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髣髴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於類乎影推夫冥寄為有待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廢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跡豈不誣哉遠昔尋師奉侍曆載雖咎蒙慈訓托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輒飡遊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山值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而寄宿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道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暗愈明婉步蟬蜕朝宗百靈應不同方

跡絶兩冥 其一 茫茫荒宇 靡勸靡勗 談虛寫容 拂空傳像 相具體微 冲姿自朗 白毫吐曜 昏夜中爽 感徹乃應 扣誠發響 留音停曲 津悟冥賞 撫之有會 功弗由曩 其二 旋踵忘敬 罔慮罔識 三光掩輝 萬象一色 庭宇幽藹 歸塗莫測 悟之以靜 震之以力 慧風雖遐 維塵攸息 匪伊玄覽 孰扇其極 其三 希音遠流 乃眷東顧 欣風慕道 仰規玄度 妙盡毫端 運徹輕素 託彩虛凝 殆映霄霧 迹以像眞 理深其趣 奇興開襟 祥風引路 清氣迴於軒宇 昏明交而未曙 髣髴鏡神儀 依俙若眞遇 其四 銘之圖之 昌營昌求 神之聽之 鑒爾所脩 庶茲塵軌 映彼玄流 漱情靈沼 飲和至柔 照虛應簡 智落乃周 深懷寞託 霄想神遊 畢命一對 長謝百憂 其五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 共立此臺 擬像本山 因即以寄 誠雖成由人 至於歲次星紀 赤奮若貞于大陰之墟 九月三日 乃詳檢 爰自經始 人百其誠 道俗欣之 感遺跡以悅心 於是情以 于時揮翰之賓 僉焉馬同詠 感思存遠 獻託相異 聞庶来賢 時人於影集 大通之會 誠非理所期 至於 佇襟遐慨 固已 超夫神境矣

佛影銘

廣弘明集 夫大慈弘物 因感而接 接物之緣 端緒不一 難以形檢 易以理測 故已備載經傳 具著記論矣 雖舟壑緬

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且說佛影偏爲靈奇幽巖嚴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虓澗羣擬遺量寄託清彩豈惟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製銘以充刋刻石銘所始實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能宣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摩竭劣薄以諾心許徽猷秘奥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頗感群物飛鴻有華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言情迫其慨胖生因深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卷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迍邅迍邅未已轉輪在己四緣雲薄五陰火起曩曩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沉詖詖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自林傍潭鑒井借空傳翠激光發冏金好寞漠白毫幽曖日月居諸故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識俟對承風遺則曠若有槩敢圖遺縱跡鑒峻峰周流步欝雲往拂山風来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

篤彩淡浮色群視沉覺若滅若無在羣在學由其絜精能感靈獨誠之云孚惠亦孔續嗟爾慷道慎勿中惕弱喪之推闡提之役反路今朝式厲厥心時逝流易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忠曷勸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厥成

明倫堂銘

朱晦庵集南劒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　天叙有典匪學弗明性希聖學兮玩勤小物奏膚公兮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克遵彼大路行無窮兮學舊有四齋許同年去其丰以省長諭其員之冗故唯兩齋而四門如故又時錯亂不得其所至於命名之義亦有未安蓋如彙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禄誘人豈數者之意哉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東西相次自北而南誦習之區各依舊貫易日新長諭爲志道長諭彙征長諭爲游藝長諭其據德依仁兩齋請學諭直學選本位學生權充齋長或齋諭許隨衆升堂聽講本學更不差人以塞希覬之路諸職事以爲如何幸與諸生議以

崇德齋銘

朱晦庵集溪縣學四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勤小物奏膚公兮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遵彼大路行無窮兮學舊有四齋許同年去其丰以省長諭其員之冗故唯兩齋

見告條其便不便者喜且罷行之　嘉禾郡四齋銘　處仁焉擇之而處顛沛造次不離其所蓬因麻直絲以染遷漸磨而化物我皆然　好義齋銘　質直無邪所存在義行而宜之勿放於匪驕匪吝推之邦家其遠可信　復禮齋銘　湛然一性中有覺知感物而動私欲害之約之以禮勿順乎非不遠而復顏氏庶幾仲尼之聖顏子之賢好學不厭智斯仕焉勉強師之其德日近智斯近智矣　泰蒙齋集　達原齋銘　泉始達流涓涓泉有自道孰先滿宇宙無非原日用間井井然問禮樂吾何之　止善齋銘　兼山艮艮其背何所止善之至靜乎是動乎是既曰動曷謂止聽綿蠻詹斯意誠本存貴存存不可睹不可聞可睹聞皆乾坤邪既閑純乎純欲閑邪存誠齋銘　秋崖集　一貫之傳曾氏子家學也余取以名番易曾虞之塾銘方人者賜起予者商於道則遠向若望洋昔者曾子維聖所許徵我果藝厥妙維魯吾道之一匪言可傳受授一唯口耳俱捐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咨爾門人於手焉贊勉哉聞孔歸其揭之勿迁以高勿狹以卑毋曰忘

唯敬塾銘

方宋

言又馬容力三省

書銘

笠擇叢書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之爲圖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惟斷竹折木累必克庭負必折軸韋絚一絶錯亂多端輕省擣枭剥穀膠毀畨畨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矜蟬聯薰曝蠹鬳庇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遷璽印草號胶勤識馬其巧益甚其訛益繁盟契質要廟成夕反詰哲制令尾達首言淺檄奏報離方就圓録注傳記醜賦頌多思諂權在簡牘者埋没壞爛無遺簡編嗣以枭穀其留最延錯繆顛倒龍豕弗删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鑠鑒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爲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仵詐僞焚燒棄捐復似之前

書字銘

朱晦庵集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鑠鑒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書厨子號銘

朱晦庵集

藏書閣書厨子號銘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光明永言寶之厖金厥籥含英咀實百世其承

窩照銘

朱晦庵集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

而容髮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士元爲予寫照。因名其上以自戒云。

丰撙齋集 銘并序

清江鄒師韓揭其家塾曰叢書屬余爲記。余適坐官紛。而師韓又怵於歸立項不容冥搜。姑從省文法而爲銘曰。萬物華前或眩以娛。君豈惡華而易以書。問書幾何。淆籤亂裹。集君味其間。經辟則醪至。史子集漉餘而糟。吾書六經。吾道一貫。以書眡經猶物之玩。況吾書外。復以他亂。君曰太初。併經則無。焉非有餘。吾齋吾名。吾何擇夫精粕。

銘 元姚牧庵集

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爲深。廣自倍也。無深廣倍。挈釜劣也。環鑿爲沼。準以漑也。辨方正位。日午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再也。叙起南極。平釜鑊也。小大必周。入地畫也。始周寢也。須縮竿。子午對也。首旋機。枅竅納衿也。上下懸直。與鑊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昳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鑒生殺也。以避赫羲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揆也。極淺十七。林邑界也。黃道夏高。人所戴也。夏永冬短。猶小差也。深五十奇。鐵勒塞

宋曾

也黃道寢平冬盡晦也夏則不暮永短最也安渾宜夜昕宵盖也六天之書言殊話也一儀之揆孰善悖也以指為告無煩喙也閻資也智者是之膠者惟也古今巧歷不憶輩也非讓不為思不逮也將闚天也鬼神禁訶勿銘壞也

漢律準銘 元趙忠齋集

律呂旨夫及太子太傅問之樂府其言以聲之音帝遣諫議大夫嶓谷之管定壽之學察六律五聲之音帝遣諫議大夫及太子太傅問之樂府其言以為六十律相生之法始於黃鍾畢於中呂而十二律生焉自中呂上生至于南宮而六十律成焉是猶八卦變為六十四也夫竹聲微而難知故作準以定之其狀如瑟長一丈而弦十三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則清濁之節咸在焉故不可以無述謹撫其實而銘之曰竹生嶓谷截之冷綸黃鍾九寸是則是遵秦何世變滅學于秦漢室草創張蒼首詢分數難曉竹聲雜陳洞宪其音京房小臣請諸其師延壽焦君乃倣瑟制律準三中畫寸分檢攝草木靡不純純皇帝御殿和氣氤氳後世之賴鑒此詩銘

新儀銘 元姚牧庵集舊儀昆命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斜帶三辰內旋黃赤道交其中四游俯仰鈞簫允今改為皆析而

異取其疏明無室於昏四游兩軸二極是當南軸下貫赤道天常天常不搖則乾安靜上鏤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紫微安加北極攸戴穹然突出狀同倚蓋別置立運下覆地平錯勒干隅十二子名五環挈周丈有八尺紫微等之三旋在一六環之安三舀衡旋衡綴闕距隨捩流遷欲知出地寃茲立運去極幾何即游是問赤道重昏巍巍其高漠漠其大赫赫其昭孰曰無形而艱賾考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較古陳未與侔工倚歟皇元發帝之蘊畀厥羲和萬世其訓

藏書銘

元 李太初集

草堂書院藏書銘 秘閣焦竑

麗于層霄群公在天遠不可招聖賢之書有圖有籍如山如淵浩不可覩矧茲蜀都阻于一隅去茲達可有測斯念稽于版籍詢于文獻北燕南越西陝東吳有刻則售有本則書僕輸肩賴車迺牛汗厥數維何二十七萬載之以舟入于蜀江江神護呵翼其帆檣爰至爰止邦人悅喜藏之石室以永厥美昔無者有昔舊者新畀此士子懷君之仁朝承于公夕副于室家有其傳維君之德在昔文翁肇茲戎功建學立師惠于蜀邦維茲達可宜世作配惠茲蜀邦罔

有內外嗟嗟
士子尚其勉
旃毋負于君惟千萬年

渾象銘

元楊桓集

於昭聖皇德惟天希
考順求達制器象天具體而微度數基布星次珠輝道分黃赤擬議玄規
兩極低昂中主璇璣置方象地極樞以維地本天亟術取外圍反而觀之
其趣同歸體雖至約用足明大象設目前人居天外觀天之裏合六合包
日月交錯五行進退造化無窮不出戶內始終叅求簡儀是配於昭聖皇
夙夜靡思先天天合後天奉時先後惟天聖皇無爲

簡儀銘

元姚牧庵集舊儀昆侖

外經緯從橫天常衰帶三辰內
循黃赤道交其中四游遷瞻仰鈞簫凡今改爲皆析而異繇能疏明
視四游二極是當南軸攸杳下乃天常維北斂傾取軸榘應鏤以百
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地平安加立運所
履錯勒于隅若十二子五環三旋四徼衡挈焉兩綴闚距隨挾留遷欲知出
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即遊是問赤道重衡四弦末張上結北軸移景相
望測日用一推星無二定距入宿兩侯齊視巍巍其高莫莫其遥蕩蕩其
大赫赫其昭步仞之間肆所賾考明參乎制器運掌有道遵簿而中用
叅不窮歷校古陳未與侔功猗歟皇元發帝之蘊畢厥羲和萬世其訓

賜硯銘

宋秉石林集紹興己未六月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皇帝以所嘗御硯賜臣臣某謹再拜稽首而為之銘曰咸池之淵奎鈞所直發為天地號令攸出惟太山雲膚寸萬方帝藏宋孫氏謝景思提舉硯銘　擘鳳味礫鼠須汗緑竹編青蒲紬金匱論

愛民銘

元寧木魯翀知許州劉侯愛民銘　至大元年石渠記先友讀父書田浦城劉興國及舊家望族郡人之父兄長者謀劉侯字民之政於石屬筆小子翀懇讓不獲敢蹟侯行事譔次之大德龍集乙巳夏六月侯下車秋奉直大夫許守劉侯既終更矣郡縉紳先生家政斬然聞無雜謁其在獻焉苟有利民無或不舉許北趾於汴南楫潍楚素號多事侯材識精敏百務叢劇聲容舒徐刃嬰而節解吏無稽牘獄無枉捉訟不尚苛猛而凜不可犯自公而優入則杜門端宴游泳典籍出則外立丘陵原隰墾闢殆盡初郊農貿穀市儈連郡豪徼糴外關擅輕重以售嫠弱胥困乃立斗斛市距州治重脅糴翔價之法趨者如歸糴雖升合以上無敢摧衂民農兩利之侯以事出法漸弛復襲舊至杖大駔數人法

復立民頌歌之歲丙午河南諸郡饑流癘日至春穀價勃湧縮價聽民糴募富民粟數萬鱗出糴市慮糴有不均也於諸社責其長日閱數賦與之夏雨戕麥得請出郡廩積年鼠耗鑿米薄價紓民春夏徂秋無猶瘵者明年荐饑羸孳狼戾請省去公緡賑之民爲蘇中統抵大德冗所立有司法程討閱簿書彙帙度實而據守不跲故勇於極柔而善禦其害省大校也田臨潁鄧文口民稻田三百頃人有說省曰此古屯也可復築之下侯按實之侯按至元中司農研水利拓民業陰平生息之道也業此皆三四十年暴取之民措何地省不韙以兵民恫疾之狀迭陳不可卒止宣徽歲遣使征羊馬法三十取一至則肆虐取人莫誰何度其至令縣民大書其法於壁壁患遂止程約五縣縣賦齊均凡出錢縣官市物民間曰和買民產所有猶未易供無之則估百倍賦官郡縣苦督責無敢拒貪肆者亦陰幸漁獵雖瘡痏其民不恤侯深患之上有均賦之令無之抗簡寢陳不允不止鄖陵扶溝產紅藍猝不大驚慶省以侯敏幹略趣買之相其故力請罷鉅萬時買時其地年歉而藍霧民其鄰也省檄論囚荊南時荊楚大水民飢歸請撤禁山澤以活危墊省移中書如請民濟於阨是其澤不獨囿於近又有以及其遠也其聽訟明察

而果哀矜惻怛未始不行其間襄城南距湛河與葉交壤葉民之鹽取解池齊鹽止襄舊樹石河之南堧鑊以畫鹽之法葉令妄徒而北侵襄民近百家嗾漕屬以其法酷窘之雨縣飛狀鬬辯葉引陝漕合攻襄以危法時侯偕肴使者會決之卒以理摧葉復石舊彊民底寧河南先民疎土牆田價至弱雖有質鬻而契券闊略鹵莽逮今民日生集叢纂灌莽畫化膏沃價倍十百鬬閱滋熾豪吏蠹法孔穴勢出至有綿曠歲時而莫之決者侯既清白復詳聽覽而洞情僞英女嫁而奔人英蹟之獲他婦憚嚴其勗姑而私竄外者實家令妻教壻族事如其女返魂他屍者歸壻壻不納一男子果爭之訟不決侯行縣詰之情立出民有以計誣罣其同行者訟縣醉亡楮緡千獄逮人數十訊不白屢愬州至摠地以慟覩色詐立屈之決囚南陽主婦告奴酖其夫三日死榜楚極憯毒獄久不立侯讞曰實有毒立死無少緩者簡孚獄供有冤立貰之其聽決多此類也舊水旱禱祠桑門羽流雜巫覡詈唄無益一不取齋祓精壹以走群望靈貺昭荅嘗春旱禱八龍井明日雨大作民有擁香拜舞治所者人既德侯善使人而知所務長社尉靡僻遠爲創築近郡治使與庫傳狴犴相連時徵徇捍衛狙患無形三皇肇立民極令天下通祠

而舊郡祠陋不
先賢貌影自
贐禮去者於
嶽牧風紀屢
下讋伏如甫
二數士論稱
民家大名以
嶄立器度凝
乎莫測也浦
推先郡既不
樸而詩之庸
父母我飢以
雨澤煦吾陽
其官我侯至
人我而玩侯
是淹車聲轔
配琬琰

正構新之崇葺廟學植檜
相六十四本築室藏書購塑工體
瀟溪及紫陽朱子像而祠
於學故實凡相交承則帥宋儒厚
銖髮無取及是人益信在政睡睡
敢為侯不憚也將退政之日其
奉法卹民有古良二千石
之風知言者是之侯名天孚字俗
勝薦不一
交剡
於諸公多譽籍之
名聲籍上
遂遷許風岸
以學濟之淵
城名九疇興國名庭瑞喈仕焉而已者聲實素著郡人望所
忠孝豈弟出天稟能
人彌咨歎其公云翀既叙其詳乃
寒懌我館侯繩繩三歲逆旅孰莫我矜侯吾
郡人寥邈之思辭曰郡侯
墅在野緊我窘蹲均惆其身膏以
有本末禮樂刑政誰蔑棄之謂能
之繢紳煌煌侯勞来之孰匪
達而施天下之無寧獨吾私一郡
疇九侯蹟跂予

原本缺

功銘

元青陽志青陽縣尹袁君功銘 并序 紅

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都鉅鎮諸侯王之所封藩臣集司之所治高城深隍長戟強弩之所守環轅碎之既能固邑也非有山溪之險兵甲之利貔貅熊虎之衆以為之固也昔者行戍過之其邑屋無所毀敗其民安生樂事無桴鼓之驚其館人其酒肉芻粟迎勞使者無喪亂窮苦之態如治平時問其所以全則皆其尹袁君之功也君初遊太學舉茂材五轉而尹茲邑為人端精強重知人情里俗與其所疾苦而其心一以愛人為主本民有鬬訟從容召逮不數言折之庭中未嘗有留獄也邑有積患之所不為理者蓁樹治一切與之道利之冗吏悍卒不敢入縣門以干其公大家武斷不敢肆虐其績與其過人者其治既已張矣乃以其暇日作伏羲神農黃帝祠祀之俾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衣深衣角巾拜謁孔子廟止無抑其教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而無畔心及入番君即委家野處令民為保伍自守其地而身逞来督眡之相民之良者收其豪以為己用其無良而起應者誅磔無遺育至率民逆戰如武夫健將然其勇如此故民恃之而有競心卒能外捍憑陵內固根本至於今日休也余出入亂中以觀南方之民或至而亂或来而迎降撞搪譎慠有

如鬼蜮豈獨異性人哉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勇不足以振民氣賊民興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夫天下之吏皆得如君者而用之則亦何至如向者之事哉不幸有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甫定也湖湘之間千里為虛驛馳十餘日荆棘沒人漫不見跡青陽之民於是亦以君為有德於我也平居稱謂皆曰我君而不忍名字君邑之故老與其學士願銘貞石薦君功德垂於無窮而使儒生程孔昭請亂於余余故史氏也於志義無所讓乃為之銘君名俊字孟敏富州人也辭曰元受天命并臣萬邦如山如澤或生龍蛇馮淮逾江殘吳鑿楚核啸厚殼邑無定主陽番人所毗君治有政民亂無階亂民来墜昇民為伍君先以勇衆繕厥武民以為城治以為兵大邦攸畏小邦攸愉氣相彼亂邦褒骨如麻爾父爾子耕稼啸歌亂之所定棘生有剔爾室爾家宛為安宅君功知既克底靖功為君歸載其肥羜及之易由卑之至于豚子懷允無止南山之華其徽如英嫣於君功民說無疆。

Presented by C.
14 Fe

重

錄總校官侍郎臣

分校官學士臣

書寫儒士臣

圈點監生臣

臣

高　胡　陶　謝　徐　曲

拱　蒙　臨　用　浩　成

BRITISH MUSEUM

學

如鬼蜮豈獨異性人哉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勇不足以振民氣賊民興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夫天下之吏皆得如君者而用之則向者之事哉不幸有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甫定是亦以君為有德於我也平居稱謂皆曰我君而不忍名字君邑之故老與其學士願銘貞石薦君功德垂於無窮而使儒生程孔昭請亂於余余故志義無所讓乃為之銘君名俊字孟敏富州人也辭曰元受天命并臣萬邦如山如澤或生龍蛇馮淮逾江殘吳鑿楚核嘯厚虎邑無完者組茲青

Or. 11,272
45. ff
9-2-31

BRITISH
MUSEUM.

OR. 11,272.

Presented by C. H. Brewitt-Taylor, Esq.
14 February 1931

Gr. 61. d